



穆旦诗编年汇校

A Chronological Study on
Emendation of Mu Dan's Poems

易 彬 汇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穆旦诗编年汇校

A Chronological Study on
Emendation of Mu Dan's Poems

易 彬 汇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穆旦诗编年汇校/易彬汇校.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5
ISBN 978-7-301-30362-7

I. ①穆… II. ①易…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34295号

- 书 名 穆旦诗编年汇校
MUDAN SHI BIANNIAN HUIJIAO
- 著作责任者 易彬 汇校
- 责任编辑 张雅秋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30362-7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电子信箱 pkuwsz@163.com
- 电 话 邮购部 010-62752015 发行部 010-62750672
编辑部 010-62757065
- 印刷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965毫米×1300毫米 16开本 25印张 325千字
2019年5月第1版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 定 价 66.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目 录

导论 文献学视野下的穆旦诗歌 / 1

1936 年 / 32

更夫 / 32

1937 年 / 34

玫瑰的故事 / 34

古墙 / 39

野兽 / 42

在秋天 / 43

1938 年 / 45

祭 / 45

1939 年 / 48

CHORUS 二章 / 48

一九三九年火炬行列在昆明 / 51

防空洞里的抒情诗 / 56

劝友人 / 60

从空虚到充实 / 61

1940 年 / 71

童年 / 71

窗

——寄日后方某女士 / 74

祭 / 75

蛇的诱惑

——小资产阶级的姿势之一 / 76

玫瑰之歌 / 83

漫漫长夜 / 87

在旷野上 / 90

不幸的人们 / 92

出发

——三千里步行之一 / 95

原野上走路

——三千里步行之二 / 97

五月 / 99

我 / 102

还原作用 / 103

1941年 / 105

智慧的来临 / 105

潮汐 / 107

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 / 110

夜晚的告别 / 112

鼠穴 / 114

我向自己说 / 116

中国在哪里 / 118

华参先生的疲倦 / 121

神魔之争(诗剧体)

——呈董庶兄——(《大公报》版) / 124

神魔之争

——赠董庶—— / 138

小镇一日 / 151

摇篮歌

——赠阿咪 / 156

控诉 / 159

赞美 / 163

黄昏 / 166

洗衣妇 / 168

1942年 / 169

春底降临 / 169

春 / 172

诗八章 / 174

出发 / 180

阻滞的路 / 182

自然底梦 / 184

幻想底乘客 / 186

1943年 / 188

祈神二章 / 188

隐现（《华声》版） / 192

隐现 / 203

诗（一） / 215

诗（二） / 216

1944年 / 218

赠别（一） / 218

赠别（二） / 219

成熟（一） / 220

成熟（二） / 221

寄 / 222

活下去 / 224

1945年 / 226

线上 / 226

被围者 / 228

退伍 / 231

海恋 / 233

旗 / 235

流吧,长江的水 / 237

甘地 / 239

给战士 / 242

野外演习 / 245

农民兵(一) / 247

农民兵(二) / 248

奉献 / 250

反攻基地 / 252

通货膨胀 / 254

良心颂 / 256

苦闷的象征 / 257

森林之魅

——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 / 259

云 / 264

1947年 / 265

时感 / 265

他们死去了 / 267

荒村 / 269

诞辰有作 / 272

饥饿的中国 / 275

我想要走 / 283

胜利 / 285

牺牲 / 287

手 / 289

发见 / 291

我歌颂肉体 / 293

1948 年 / 296

甘地之死 / 296

世界 / 298

城市的舞 / 300

绅士和淑女 / 302

诗 / 304

诗四首 / 306

1957 年 / 310

九十九家争鸣记 / 310

葬歌 / 314

三门峡水利工程有感 / 319

1975 年 / 321

妖女的歌 / 321

苍蝇 / 322

1976 年 / 324

智慧之歌 / 324

- 演出 / 326
- 歌手 / 328
- 理想 / 330
- 冥想 / 332
- 春 / 334
- 友谊 / 336
- 有别 / 338
- 自己 / 340
- 秋 / 342
- 停电之后 / 345
- 好梦 / 347
- 老年的梦呓 / 349
- 退稿信 / 353
- 黑笔杆颂
——赠别“大批判组” / 355
- 冬 / 357
- 附录一 穆旦主要诗集目录 / 362
- 附录二 穆旦诗歌发表一览表 / 373
- 附录三 穆旦诗歌版本、诗集编撰等问题讨论的主要文献 / 381
- 后记 / 387

导论 文献学视野下的穆旦诗歌

一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略述

但凡一门成熟的学科,都应当具备相对稳定的文献学基础。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工作自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之初就已逐步展开,也出现了10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这样的经典之作,但有组织、有计划且较大规模地进行文献发掘与整理的工作已是新时期之后了。突出标志即是1979年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发起编纂的大型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以及其他资料丛书、全集、选集、报刊(影印)、民国时期总书目、期刊目录汇编等不同类型的文献专书的出版。其中,《鲁迅全集》(人文版,1981年,2005年)在文献搜集的全面性、注释的详尽性、操作的规范性等方面提供了非常有益的经验。朱金顺先生的《新文学资料引论》^①着眼于现代文学资料的搜集与整理,虽以“资料”为名,但主要是依循中国古典文献学的诸多原则,从考证、版本、校勘、目录等逐一进行了剥索,可说是最早对现代文学文献进行系统讨论的著作。而包括《〈女神〉汇校本》《〈围城〉汇校本》等数种汇校类著作的出版^②,则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方法上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① 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

② 当时的汇校类著作有:郭沫若著、桑逢康校:《〈女神〉汇校本》,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郭沫若著、黄淳浩汇校:《〈文艺论集〉汇校本》,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郭沫若著、王锦厚校:《〈棠棣之花〉汇校本》,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李劫人:《〈死水微澜〉汇校本》,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钱锺书著、胥智芬汇校:《〈围城〉汇校本》,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

但是,一直到21世纪初期,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理念方才成蔚然之势,2003—2004年间召开的两次“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学术研讨会可视为重要节点,“文献问题”已被认为是现代文学研究持续推进之中“脆弱的软肋”(刘增杰语)。“文献的匮乏与讹误”、误用文献材料、全(文)集编选过程中修改或删改原作的现象、研究缺乏“史感”、缺乏严谨的学术规范等现象引发了批评。“文献还原与学理原创”之间的“互动八事”(杨义)、文献整理工作的长效性(朱德发)、文献对于学术思路的新拓展(钱理群)等观点则彰显了文献之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理意义。^①更为集中的探讨则有:徐鹏绪从“总论”“本体论”“功能论”等角度对现代文学文献学理论体系进行了系统的探索,提出了现代文学文献本体的结构模式,将现代文学文献分为三种类型,即由新文学作品组成的原典文献、原典文献传播过程中生成的对现代文学进行批评研究的二级文献和对这些批评研究进行再研究的三级文献。在此之前,徐鹏绪还对鲁迅学文献类型进行了专项研究。^②解志熙强调现代文学也应如古典文学加强学术规范,他基于文字讹误,文本错简,“外文”“外典”及音译词语,“今文”与“今典”等情形,指出现代文学文本也需仔细校注,提出了“异文本”等概念,并特别强调了从“文献学的‘校注法’”到“批评性的‘校读法’”,即文献学作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方法的重要性,简言之,即“强调面对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文本,文学研究者在发挥想象力和感悟力之外,还有必要借鉴文献学如校勘学训诂学家从事校注工作的那种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与比较对勘、观其会通的方法,而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那也就有可能将文献学的‘校注法’引申为批评性的‘校读法’——

^① 参见解志熙:《“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共识述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刘涛:《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2期。

^② 徐鹏绪等:《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徐鹏绪:《鲁迅学文献类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一种广泛而又细致地运用文献语言材料进行比较参证来解读文本的批评方法或辨析问题的研究方法”。^①金宏宇则细致勾描了现代文学文献复杂的版本状况,认为传统意义上的“版本学”视域“很难让我们去发现版本的文学特性”,他提出了“版本批评”的概念,认为“版本批评”可以“把版本研究延伸至文本批评之中”。为了使现代文学研究“真正具有有效性和严谨性”,要确立三个基本的版本原则,即在文学批评或单个作品的研究中,要具有版(文)本精确所指原则;在文学史的写作中,应秉持叙众本原则;在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中(即作品的出版流布),应遵从新善本原则。^②而其新近研究,则注意到了现代文学的汇校本问题。^③

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知识理念的引领之下,从“作品”或“文本”到“文献”,自然也就并非名词的简单替换,而是涉及对象本身、研究观念、治学态度、学术方法等一系列问题。对错综复杂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展开校注乃至汇校也可说是题中应有之义。

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汇校本”可谓1980年代方才出现的一种新的文献整理类型。一个现代文学作品往往可能有不同的版本形态,如手稿本、初刊本、再刊本、初版本、修订本、定本等。常见的整理行为即是选定某一版本,其他版本弃之不顾,或仅仅加上简单的版本说明。汇校本不然,它是以某一版本为底本,同时,通过脚注、尾注或者旁注等方式将其他版本中的异文一一呈现出来。一般性的文学作

① 解志熙:《老方法与新问题——从文献学的“校注”到批评性的“校读”》,《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8页。“异文本”的说法出自解志熙《芦焚的“一二九”三部曲及其他——师陀作品补遗札记》,《河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② 金宏宇:《新文学的版本批评》,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27页,第55—63页。按:金宏宇的相关研究著作还有:《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作版本校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文本与版本的叠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文本周边: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

③ 金宏宇、杭泰斌:《中国现代文学的汇校本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6期。

品的整理是静态地呈现一位作者在某一时段的写作,其功能是单一性的;而汇校本则往往可以动态地呈现出一位作者的艺术构想、修改意图及其与时代语境之间的内在关联,其功能可谓是综合性的。

从实际出版来看,作品的汇校本虽非新鲜事物,但绝对可说是困难重重的出版。1983—1991年间,曾出版过5种,但自从《〈围城〉汇校本》引发了一场著名的官司^①之后即告一段落^②,一直到近期方才出现两种,即《〈女神〉校释》^③《边城(汇校本)》^④。

很显然,在实际操作中,对现代文学文本进行系统校注及展开文献学式研究的难度颇大:因为种种原因的搁置,现代文学文本的版本问题犹如厚积之尘垢,一时间绝难拂去,“大量的现代文学文本累积了颇为繁难、亟待校注的问题,成为阅读和研究的拦路虎,而得到认真校理的却只有《鲁迅全集》等个别大家之作。所以,对现代文学文本的校注不仅是必需的,而且几乎需要从头做起”^⑤。这里所谓未被“认真校理”的指的应是各类动辄数卷以上的全集或文集。相当一部分的文集或全集,多是作品的汇总,即将各种版本不加明确说明地混杂编排,缺乏必要的校注说明;在比较糟糕的情况下,甚至连作品的原始出处都未标注。换个角度看,作品的大量整理出版与实际方法的有效性之间并不对应——较早时期的一个判断,现在看来依然如是,那就是“现代

① 《〈围城〉汇校本》出版后引起了官司,结果是钱锺书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胜诉,出版者四川文艺出版社及汇校本作者胥智芬败诉。

② 《〈围城〉汇校本》的官司也波及了其他汇校类作品的出版。时任责任编辑的龚明德后来在《〈围城〉汇校本》十年祭——为深圳晚报《围城》六十年专作》一文(《深圳晚报》,2007年7月16日)中颇多感慨:“不仅《〈围城〉汇校本》被明案判输,连早已得到版权所有者认可的《〈死水微澜〉汇校本》差点儿又在有关单位和欠理智的个人的取闹中连环吃官司!已经蕴酿成熟的更精到的《〈八十一梦〉汇校本》等中国现代文学名著汇校系列均胎死腹中。”

③ 郭沫若著、陈永志校释:《〈女神〉校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④ 沈从文著,金宏宇、曹青山汇校:《边城(汇校本)》,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

⑤ 解志熙:《老方法与新问题——从文献学的“校注”到批评性的“校读”》,《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页。

文学文献学研究迄今似乎仍限于自发的或自然的状态”，即“缺乏古典文献学那样被共同意识到的学术传统和被大家自觉遵守的工作路径”。^①

而落实到现代文学研究之中，若不加区分地对待一个作品的不同版本，从“众多版本中任选一个版本，而得出的结论却是统指性的”，这即所谓“版本互串”现象，将会“有损批评的精确”或者“导致阐释的混乱”^②。实际上，也不妨说，目前现代文学研究中对于版本的精确性的忽视，以及由此形成的较为混乱的局势，既和知识理念有关，也和文集或全集的版本杂陈的编辑方式有关——当然，就其根本而言，知识理念与编辑方式原本就是直接关联的。

问题的关键或许就在于，面对纷杂的局势，现代文学的文献整理如何“从头做起”呢？以个人的观察，更为切实的工作无外乎两种情形：一种是对已成型（已整理出版）的文献的再校理，另一种则是新文献的辑校。前者涉及大量文献的重新校理，需要较多的人力物力，实际操作难度颇大；后者倒是在持续进行之中，目前较多出现的校读式批评也主要是基于某些新发现的佚文一类材料而展开的批评与阐释，这意味着从文献学的“校注”到批评性的“校读”尚只是一个局部原则，即是针对部分文献的、零散的研究，而不是全局式的、系统的研究。因此，提供可靠的版本谱系仍然是当务之急。

校注是全部工作的基石。校注并非单一性的问题，下一步工作即校读，这种进一步的考察必将涉及修改的背景、动因等等个人和时代的因素；再进一步，则将涉及现代文学学科自身的某些学术方法、规范与原则。诸多工作结合起来，文献学方法在文本批评乃至文学史研究方面也就具备了非常重要的价值意义。实际上，若建立了详尽的版本谱系，批评性校读等工作的重心也可有重要的调整：即将全部材料作

① 解志熙：《刊海寻书记：〈于赓虞诗文辑存〉编校纪历——兼谈现代文学文献的辑佚与整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

② 金宏宇：《新文学的版本批评》，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7页。

为研究对象,择要述之;而不是局部的、零散的——甚至可说是基于某些边角料式的研究(如某些佚文的发掘与整理)。这种调整,粗略地说,即从“树木”到“森林”。

总的说来,尽管难度颇大,但学术自觉既已在逐步形成之中,文献学视域下的文本整理出版和研究局势的出现仍是可以期待的。近期出版的《边城(汇校本)》即是一套系统工程的开端,它被列为“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经典汇校丛书”的第一部。^①而《穆旦诗编年汇校》着眼于穆旦的全部诗歌作品,既能有效地展现穆旦这样一个重要作家诗歌写作的全貌,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建设方面,也应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 穆旦诗歌的版本、由来及其复杂性

穆旦是一个对写作不断进行修改的人。细细检索穆旦诗歌发表的刊物、诗集以及手稿,即可发现多有版本歧异现象;诗歌写作之外,翻译也多有修改,其中所涉情况也是相当复杂。^②

纵观穆旦诗歌的各种版本,有的异文仅仅是标点符号、语法使用或个别字的改动与变更,有的则是标题、词语、诗行、章节乃至诗歌形式的改变,少数诗歌,如《从空虚到充实》《神魔之争》《隐现》等,从初版到再版几乎是重写。从文献学的角度看,所有这些均可纳入考察范围之中。单一异文或细微的异动或许并不至于造成理解上的误差,但整体视之,繁多的异动显然蕴含着诗人美学立场或人生经验的某些重要的变化轨迹。若具体到各个时段——结合诗集所录作品的时限、实

^① 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异文汇校、集成及文本演变研究”由金宏宇教授主持立项,本人为子课题“近百年新诗名作(以诗集为中心)异文汇校、集成及文本演变研究”负责人。相信以此为契机,现代文学名著汇校的系统工作将全面展开。

^② 关于1950年代穆旦对于翻译的修改,部分讨论可参见高秀芹、徐立钱:《穆旦:苦难与忧思铸就的诗魂》,北京:文津出版社,2006年,第143—179页。

际的政治时段以及穆旦本人的写作境遇,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各阶段情况如下:

第一阶段:1937年所作《野兽》为穆旦的第一部诗集《探险队》的篇首之作,之前的诗歌均未入集,可视作最初阶段的写作,但比照《穆旦诗文集》,其中也存在若干异文。

第二阶段:《野兽》之后直到1948年的作品,大多数都有多个版本,修改事实非常突出,仅《园》《风沙行》等少数几首诗作没有异文。

第三阶段:1957年发表的9首诗歌,比照《穆旦诗文集》,也有标点及个别字的差异。

第四阶段:1975—1976年间的30首诗歌(含残诗),其中不少出现在穆旦致友人的书信之中,穆旦逝世之后,也曾刊发在《诗刊》《新港》等处,并收入《八叶集》^①等集。在手稿本、书信本、初刊本以及最终整理本之间,也是多有异文出现。

目前所见穆旦诗歌的总数约为156首^②。按照本书的处理原则,存在异文的诗歌将近140首,所涉范围之广、版本状况之复杂均可见一斑。略略审视上述四个阶段的状况,不难看出,重心在于第二阶段的诗歌,此一阶段穆旦公开发表的诗歌,往往不止一个发表本;当时所出版的三部诗集,即《探险队》(1945)、《穆旦诗集》(1947)和《旗》(1948),其中又多有重叠之处,《探险队》所录诗歌有15首收入《穆旦诗集》,而仅收录25首诗的《旗》中,有22首曾被收入《穆旦诗集》。可以说,每次重新发表或者结集出版之际,穆旦都对写作进行了或显或微的修订。这样一来,相当一部分诗歌存在3个或以上的版本。

其他阶段的诗歌则较少甚至没有进入修改视野。这种状况也并不难理解:第一阶段,即《野兽》之前的诗作大体上均可归为“少作”,从未被穆旦收入任何一部诗集——未进入成年穆旦的视野之中;至于

① 辛笛等:《八叶集》,三联书店香港分店、[美]秋水杂志社,1984年。

② 《穆旦诗文集》(增订版)实录诗歌154首。目前所知,另有两首佚诗,即早年的《在秋天》和晚年的一首长诗,故为156首。